

罐專訪 | 趙剛：沒有幽默和優雅，當代藝術就不需要存在了

文／罐子藝術網，2019 年 4 月 9 日

台北亞紀畫廊於 4 月 12 日推出【趙剛回顧展】，翻玩「回顧展」的定義，透過一系列 2019 年新作，抒情回顧趙剛立基於近代革命史的想像敘事，藝術家透過其滿族後裔的身分，回望中國龐雜的歷史，並探討在哈爾濱發生的文化交融與動盪。

本展以兩個樓層劃分為兩組作品的展區，一樓的作品藉由水彩、油畫與裝置描述俄國的十月革命，革命的近代史，並在其中加入了中國歷史與趙剛的視角。在 39 幅水彩小品中，分別描繪了有盧齊歐·封塔納的〈Spatial Concept 'Waiting'〉、菲利克斯·岡薩斯托雷斯的糖果堆、端坐的末代皇帝溥儀等相異圖像，趙剛透過並置歷史與當代圖像，提供觀眾一條理解藝術家所聚焦的線索。二樓展出的另一組作品，則以大型絹印攝影作品紀錄在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期，被猶太裔俄國難民做為棲身之所的哈爾濱，趙剛透過其滿族身分與離散經驗，探究外來文化如何形塑中國歷史，甚至解構出自我的新身分。

《罐新聞》訪談了趙剛如何將自身經驗轉化為藝術創作，重新表述文化與歷史象徵性，並戲謔地揭示自我身分如何消融於大歷史的語境下，又重新復歸為一種新身分。展期將持續至 5 月 18 日止。

《罐新聞》：您在過往展覽裡，從【契丹人】到【皇帝和他的…】及 2015 年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【通往奴役之路】，從龐大的歷史時空中，回溯個人身分。在亞紀畫廊的【趙剛回顧展】，您將焦點放在中國東北邊境的哈爾濱，以兩組有別於以往的繪畫形式，探討哈爾濱外來文化的交融與衝擊的歷史。您的生涯不斷旅居世界各地，能否請您分享哈爾濱之於您有什麼樣的文化象徵性，亦或回憶？

趙剛：從站台中國的【契丹人】個展，到 AYE 畫廊的【皇帝和他的…】，其實我是想把契丹人作為一個「藉口」，去檢視契丹人跟滿人之間的關係，無論是從種族還是時間上來看，其實這兩者是有關聯的。我認為，在這個時空裡，中國歷史是模糊的，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東西。而 2015 年 UCCA 的展覽【通往奴役之路】，則主要討論何為「明確的中國人身分」。例如，〈雜種布魯斯 (Cocksucker Blues)〉畫一群歸國的知識分子，他們為了幫助國家，受盡折磨，結果自身結局都不好，甚至有的就死了。當他們開始思考「這還是祖國的中國嗎？」，身分便成了「雜種」(cocksucker)。那我是不是 cocksucker 呢？我想也許是吧！我已經忘掉這個中國、這塊土地是否為我所謂的國家了。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回到我的滿族身分。滿人創造了清朝，而清朝建立的就是現在中國的版圖。滿人也創造了民國，民國亡後，滿人也沒了自己。再談君主立憲制，滿人最後創造了中華民國，而中華民國之後又誕生了混亂的軍閥、背叛的協議，接著是共產黨及內戰。當時各方都希望利用外來勢力來解決問題，像是孫中山只要長江以南的 13 個省，而長江以北的這個東北都可以給日本或俄羅斯－這一切只爲了成全他的中華民國。

這段歷史催生了像哈爾濱這樣的城市，哈爾濱原是由一群流亡的俄羅斯猶太人所建的城市。時間再往前推一些，東北本來並不屬於中原，是滿人開始才把東北囊括進版圖的。我經常思考人如何自處於這種動蕩的環境，並透過藝術來記錄這些動蕩的心情。

《罐新聞》：在〈觀念藝術計畫〉這組作品中，您在佈滿 39 張水彩畫的展牆前放了一把鑲有空酒瓶的椅子，提供觀者一種似乎是固定視角的觀看方式；並且這 39 張水彩畫，您旁徵博引了俄國十月革命的關鍵人物，其中亦有反映中國傳統和當代藝術符號的圖像。請問您為何選擇俄國十月革命為創作發想？

趙剛：這 39 張水彩是在一種很隨性、潛意識的狀況下畫的，我之前看了一本書，回想起中國革命近代史，和西方的十月革命，以及後來藝術的存在方式。十月革命之前，有馬列維奇（Kazimir Malevich）、羅欽可（Alexander Rodchenko）的形式主義。說到底，當代藝術的存在方式，就是一種與歷史存在方式的辯證。再談到中國，我覺得只有「一片混亂」可以形容。俄羅斯與中國都想談烏托邦，但是中國的政客很容易就自我進入「中國烏托邦」狀態，但我認為，事實上那什麼也不是。

《罐新聞》：二樓展區的系統作品，您以攝影記錄了所想像的哈爾濱，並透過在印樣上的文字創作了近乎烏托邦的空間。選擇「絹印」的方式是否為了對應哈爾濱各種文化疊合揉雜的特色？未來還有考慮在哪些城市執行此類攝影計畫？

趙剛：我覺得我只會在哈爾濱做這件事，並沒有計劃在其他城市繼續這樣的作品，對我而言，現在的哈爾濱足以讓人想起烏托邦的存在與可能性。

《罐新聞》：此次作品解構了龐雜的歷史、社會、政治寓意，顯現而成一種戲謔的風格，對您來說，批判性是否是您藝術創作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？

趙剛：我認為當代藝術本來就有一種調侃性，一定要包含幽默。沒有幽默和優雅，當代藝術就不需要存在了。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《罐 新聞》：您 18 歲時即參與中國第一個獨立的民間藝術團體「星星畫會」，並留學至海外接受歐美教育；爾後甚至離開藝術圈當起銀行家，經歷思想上左右派的浸潤後，您走上一條解構式的創作道路。您是怎麼樣看待身為國籍定義下的中國人與身分認同？

趙剛：如剛才所說，其實我就是 cocksucker，我已經失去一個特別明確的屬性，也失去了對中國這塊土地的認識與感情。我覺得遺憾的是，我出生在這塊土地，卻沒辦法從這塊土地的「養育」獲得認同感。就我的海外經驗來看，從歐洲到美國，甚至到古巴，中國城永遠是很骯髒的地方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我覺得中國人應反省自身究竟「是不是中國人」？但所謂中國人的概念其實也很模糊，這是在藝術創作中深感興趣的部分。

EACH MODERN 亞紀畫廊

156 Sec. 4 Xinyi Road Taipei Taiwan

+886-2-27527002 www.eachmodern.com